



山谷里

的

牛鈴聲

冉丽冰 著

Shangulideniulingsheng

序

从“私语型”到“多元化”

◆ 路 曲

认识冉丽冰是十年前的事情。缘于我给她的散文《母亲的节日》和另外一篇文章写了一个短评。她那两篇文章写得真实感人，是喧嚣时代难得的佳作。她读了评论通过报社的编辑找到我的地址，打了一个电话，后来，我们就认识了。再后来，我在《酉阳报》、《川东南报》等报刊为她写过几篇评论——十年过去了，她仍然在写作，而且题材越写越宽，从个人感情的流露到关注整个社会现实，成为了我们武陵山区少数有成就的女性作者之一，她也是我们酉州大地上坚持文学最久的女性。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一个坚守文学这块净土的女性实在是太少了——从这个层面上说，她理所当然的应该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我们的尊重。

最近她要出散文集，嘱咐我为她写序。按常规，我是没有资格写序的，我也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不是什么“大家”，偶尔在一些报刊占了点边边角角，只是常常喜欢对别人的文字指指夺夺，说东道西——好在我们要好的文友，就是我说错了，她也只会一笑了之，绝对不会与我红脸。我也就来滥竽充数一回，打肿脸巴充胖子，让看官们见笑了。

我曾经在一篇文字里说过，她早期的作品是属于“私语型”的，是她自己心灵的流露，自我感情的表白。比如：《母亲的节

日》、《故乡的露天电影》等,《母亲的节日》表达了作者对生日的真正理解,延伸出她对母亲的崇敬,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善良和眷眷之心。《故乡的露天电影》勾起我们对那个年代童年生活的回忆,那是怎样的年月呵!如果她没有敏捷的思维和对生活的洞察力,是写不出这样优美的作品来的。还比如《那逝去的岁月》、《远亲不如近邻》都凸现了她自己心路历程,不少的篇什可以看出她的心灵轨迹,让人读到了她的真诚和一个普通人的社会良知。再比如《父亲》、《祭日情思》、《学会宽容》等作品情感真挚,读后让人热泪盈盈,甚至让我感到有些“嫉妒”,至少我是写不出这样动人的文字来的。

丽冰是酉水河边长大的女子,她的心灵如酉水一样的清澈和纯洁。她对这条母亲的河流有着不同一般的感情。比如《聆听酉水》、《酉水河的回忆》、《母亲》、《太友嫂》、《矮子叔》等都是写酉水河及酉水河边的普通人和平常事,抒情而又真挚,她非常善于营造作品的氛围,不断地撩起读者的遐想。给人留下无限美好的意象,如诗如画,展示了酉水河边风俗美、人性美、人情美。这些文字是她作品中的又一“大餐”。我们不妨去细心品味吧!

如果说丽冰的早期作品是属于“私语型”的创作,那么,她后期的作品逐渐走出这个创作模式。因为她不是一个徒步自封的人,她善于学习,善于吸收别人的意见,善于吸取中外文学作品的精华——这样就使她的作品更加贴近现实和更加广阔,呈现出创作题材的“多元化”:如《扶贫手记》系列散文,特别是《山谷里的牛铃声》,通过作者对山乡失学少年的生存描绘,表达了一种真切的人文关怀。《土家摆手舞》、《土家情》等就开始关注民族和地域的生存状态,扛起了一个作家的责任,为社会的发展鼓与呼,也就使她的作品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她完全从自己个人的生活倾诉里走了出来。比如《走近银岭》、《梨花飘香的火光村》、《永远的王

村》等这些作品让人看到冉丽冰作品的进一步的成熟。让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她欣喜：她的笔已经深入到了民族和社会的土壤里，而且在开花结果。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她的游记、随笔以及杂谈这类作品，她完全克服了人云亦云的创作套路，比如：《沈老·凤凰》、《走近大佛》、《三峡日记》、《历史的思索》、《我心中的萧红》、《云南纪行》等表达了一种心境或者揭示了人生的哲理。读这些文字，犹如读她的人生：传达了她人生的执著和对生命的赞礼，同时也渗透出她生命的情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啊！延续了她一贯的美学追求，闪烁着她的心灵的智慧和生命的追求！

其实，冉丽冰的作品是用不着我在这里格外的称道和廉价的叫卖的，读者是上帝，他们自有公论——我只是说了自己想说的话，祝愿她不断地朝前走下去！过去的终于过去了，未来的路还很长——这对于她抑或是我们，都不应该是创作过程的终结，我有理由相信，《山谷里的牛铃声》这部散文集的出版，应该是她新的创作历程开始！

2005 年 7 月 19 日

目 录

序	路曲(1)
---------	-------

亲情·乡韵·往事

父亲	(3)
祭日情思	(5)
心碑	(8)
母亲的节日	(10)
母亲	(12)
叫我一声妈妈	(16)
太友嫂	(18)
矮子叔	(21)
琴姑	(23)
生命的脆弱	(25)
学会宽容	(27)
女友	(30)
人生贵友情	(32)
致玲	(34)
心灵的约会	(36)
赠书情谊	(38)
拜师邢秀玲	(40)
万寿宫	(42)

冰窟	(44)
做教师的时光	(46)
那只竹篾烘笼	(48)
那逝去的岁月	(50)
故乡的露天电影	(52)
远亲不如近邻	(55)
酉水河的回忆	(57)
酉水人家	(59)
聆听酉水	(61)

扶贫手记

下乡·火铺·情结	(65)
山谷里的牛铃声	(68)
路	(71)
走进银岭	(73)
大山里一棵平凡的树	(75)
梨花飘香的火光村	(78)
农民张素英	(81)

随笔·杂谈

三峡日记	(87)
山城	(91)
张家界风景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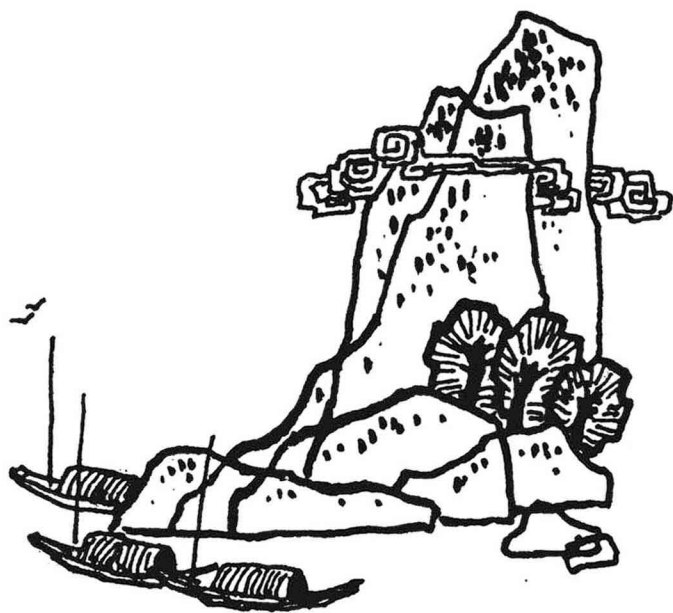
沈老·凤凰	(96)
永远的王村	(99)
云南纪行	(101)
走近大佛	(106)
铜像前的醒悟	(108)
都江堰	(111)
安澜索桥	(113)
母亲河的呼唤	(115)
美丽的长潭	(117)
桃花源里好心境	(120)
栽种春天	(122)
享受春天	(124)
永恒的春天	(126)
春的随想	(128)
初冬翻书最入心	(130)
我心中的萧红	(133)
历史的思索	(136)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138)
发自内心的声音	(142)
“廊桥”留给我的梦	(145)
情爱无价	(148)
承诺	(150)
珍惜你的美丽	(152)
淑女梦	(154)
不想成熟	(156)

那高高的杨槐树	(158)
垂钓的真意	(160)
绿叶	(161)
春之声	(163)
秋思	(165)
山谷幽兰	(167)
理解	(168)
信念	(169)
友谊	(170)
拥有	(171)
沉默	(172)
希望	(174)
潇洒	(175)
土家摆手舞	(176)
土家情	(179)
后记	(183)

亲情

乡韵

往事



父 亲

我不会吹萧弄笛，但十分爱听。特别是风轻月朗的静夜，只要听到清润的萧笛声悠悠传来，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工作或学习，让思绪在音乐世界里遨游。

快十二点了，对面寝室飘来了悦耳的笛声，吹奏的是一支台湾校园歌曲《不老的爸爸》。“爸爸”这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字眼，充满了希望、爱、抚慰和人的心灵中所有甜蜜美好的感情，这笛声使我的联想展开了翅膀。我的父亲高大、健壮，早先在国民党空军部队，后起义参加解放军，然后转业到教育战线工作。他一生非常勤劳，即使现已年近七旬，可还是闲不住。

学校后面的小山脚下有几小块荒地，父亲发现后便说：“让它闲在那挺可惜，我去把它挖出来。”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不理解：他一个月退休工资足够他清闲、自在地安度晚年。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嫂嫂几次三番地接他到城里去，终不能如愿。“劳累惯了，一天不干活心里闷得慌。”这是他的口头禅。不几天父亲便把那几块荒地全开辟出来了。母亲说：“种点花吧。”父亲答道：“种花好，种菜更好。”他去买来菜种，种子带着他的希

望和泥土紧紧地结合了。

在父亲的精心侍弄下，种子长出了嫩芽。这新芽春意盎然、生机勃勃。过了几个月，父亲种的菜开始收摘了，灰白、笨重的冬瓜，黄红硕大的南瓜，胖娃似的紫茄，通红的辣子，鲜红的西红柿……多得不计其数；父亲把这些瓜果蔬菜给邻居们分送一些，自己留一些。丰收后，父亲又忙碌开了，松土、下种、施肥，现在地里又充满了绿意。白菜、青菜、豌豆一天不同一天地向上冒，萝卜也绿发婆婆，蒜子也不示弱地抽出了长长的辫子。

人勤地不懒。“只要春天辛勤地耕耘了，还怕秋天没有收获？”父亲常深有体会地对我说。我想，父亲的话是对的。

祭日情思

父亲去逝了。

这个世上最疼我的人走了。

1990年4月26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黑色的、凄苦哀愁的日子。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就在那一瞬间，我怎么就没有了父亲。

父亲，冉庆光，龙潭苦竹人，生于1920年10月。听祖母讲，您十三岁还在龙潭中学读书时，就被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由于您有文化，不久又当上了空军无线电台的台长，台儿庄战役的硝烟弥漫过您的身影。有幸的是，身经百战的您后来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退伍后您被安排在教育部门。这既简单又复杂的历程，招至了您人生的灾难。“文革”中，您被清除教师队伍，下放到白竹商店劳动改造，我们兄妹则跟着在后溪小学教书的母亲住在学校。

记得我5岁那年，跟着您下乡，您挑着担子走乡串户，货担里有山里百姓所需的针、线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在那天灾人祸的年代，山民手里哪有什么钱？您让他们用枸皮、树根、甚至破

铜烂铁换取他们所需之物品。然后您再把这些山货挑到龙潭废品收购站换成现金上交给商店甘会计。那么远的山路，那么重的担子，我多想用我脆弱、柔嫩的肩膀替您分担几斤，可年幼的我又怎能分担得了那副沉甸甸的重担？要知道，您肩上不仅挑着我们一家老少八口人的生活，更挑着一个有着二十几口人濒于倒闭的商店啊。

还记得有一次下大雪，您为了给商店节约两元挑夫钱，自己挑着两百多斤重的货担，下午两点钟才从龙潭批发站出发，要先赶到白竹商店把货物交换后再回后溪，因为第二天是后溪镇的赶集日。我和姐姐放学后照例背着背篋去接您，天都快黑了，还不见您的身影，路上只有又冷又饿的我们姐妹俩。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姐姐就给我讲“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鼓励我。我们站在路边等啊，盼啊，您终于来了。只见您头上那顶戴了多年的棉帽积淀了一层厚厚的雪，您喘着粗气，放下担子，然后您象征性地把我们的背篋里放了几样东西，在老乡家找了几根火把，就往家走。在过一座十多米高的木桥的时候，由于桥多年失修，加之天黑下雪路又滑，姐姐一不小心踩进了桥洞，是您甩下担子一把抓住姐姐的衣领，把她救了上来。受到惊吓的姐姐回过神还哭着要去捡掉下桥的几双胶鞋，您知道那是徒劳的，因为那几双鞋早就被河水冲走了。您把我们姐妹俩揽在怀里，安慰道：只要人没摔着，那点东西丢了算什么。要知道，那点东西的价值是您两个月的工资。那天我们父女三人回到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

后来您一直为此事感到内疚，常叨：是您让我们小小年纪就跟着吃苦受累。

父亲，您可知道正因为我们从小就吃苦，所以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无论是平坦，还是坎坷，无论是太阳月光的照耀，还是风霜雨雪的拍击，我们都会坚强和坦然地直面人生。

父亲，您用坚实的肩膀撑起一家人的生活，用辛勤的汗水建构起家园的巢穴。风雨或者泥泞，不幸或者痛苦，您从未歇息。因为有责任，所以不愿轻易停下；因为有爱，艰辛并不感到十分畏惧。是您用最硬的骨头，用“士可辱，志不可夺”的气节和母亲一起同舟共济，养育了我们。

父亲，当您永远地告别了生活 71 年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也走了，随着您，被带走了。我想，一个人的理论生命也许会很长，但他就这样一部分一部分被失去的亲人，失去的情感所分割，生命终于变得短暂了。

父亲，您的离去，给我的心留下了很大的伤口，有很多血流出，我常常按着胸口，希望那伤口尽快愈合；可是很快我发现，愈合的只是皮肉，伤痕的深处，无法愈合，时时会有血流出。没有医药可以医治心灵的伤痛，也许只有“忘记”。可是，对于亲人，对于给了我生命的父亲，要忘记又何其难！有时只好寻求书籍，让理性的棉纱，一点一点吸干情感伤口上的血流。

父亲，今天是您的祭日。长眠在青山下的您孤独、寂寞吗？
父亲，我们没有忘记您的嘱托：照顾好妈妈，好好孝敬她。
放心吧，父亲！

心 碑

铭心刻骨的思念，使我想用灵与肉为父亲塑座心碑。

回想和父亲在一起风雨同舟、互相等候的日子，我融融的泪水就汇成了涓涓的小溪。父亲，您时时刻刻浮动在我的睫毛下，高山流水和蓝天的静默是能够追取的，父亲平静的情谊是我无法抵达的。这是一种境界，在光芒之上，我会日日珍惜在生命里。

从学生到青年军、空军无线电台台长、解放军、教师、营业员、教师——这就是您的历史，一条丰富曲折的河。正如义父为您所写的挽联一样：

壮遇离乱民族男儿同从戎历经数载坎坷庆幸神州苏醒可叹福臻却辞尘。

老逢盛世夫妇女皆园丁培育几代桃李欢看满园芳菲不期一病今作古。

几度的风风雨雨，几度的花开花落，虽然命运变幻莫测，但您对人生真情的那种执着追求的精神，女儿永志不忘。

“四清”运动，您被“莫须有”的罪名下放到砖瓦场劳动改造，和您一同下放的难友不幸被埋在塌翻的瓦窑里，是您在无任

何工具的情况下，用双手抠了整整一夜，以至十个指甲全抠掉，难友终于得救。场领导找您谈话，您只淡淡地说了两句：没有感觉的世界，怎能延续；没有同情的人间，何必存在。

记得您去世之前的那一年冬天，您冒着风雪往返一百多公里，去一偏僻的小山村接一位朋友——李伯，其时这位李伯同您并无深交，谁也没有施恩于谁，完全是“君子之交”，我们劝您大可不必，可您说：“李伯曾对你念叨，这一辈子要是能坐上一次船，死也瞑目了”。为了这个承诺，您忘记了自己已是七十高龄且有病在身，您去把李伯接来乘了船，坐了车，满足了李伯的夙愿，可谁知这竟是您有生之年最后一项壮举。由此我联想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件小事，我曾约友人去看一位重病朋友，我们都受过这位朋友的恩惠。友人问：“什么病？”我答：“肝癌。”友人道：“有必要吗？”我哑然。父亲，您那种君子之交不以利害得失为砝码的“纯情”恰似冰心老人的《小桔灯》，将永远照亮我的人生之路。

父亲，我苦于无计让时光倒流，来用拳拳之心报您眷眷之情，想立身成材，又才疏学浅，惟有日日勤勉如您一世为国为人。

父亲，在您走后五年的今天，这座心碑终于矗立在女儿心中。心碑上煜煜闪亮着两个鲜红的大字，那就是——“真诚”。